

纂標

孟子集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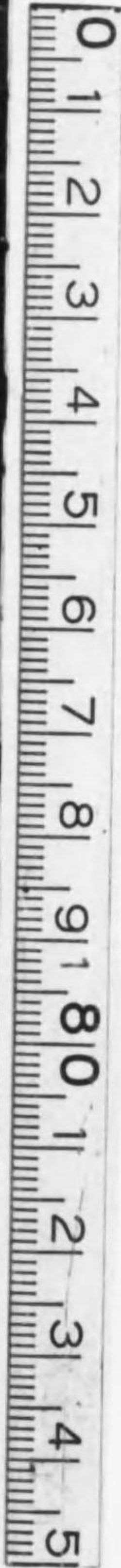
瀧川龜太郎編

修正版

全

特261

63



始





瀧川龜太郎著

纂標 孟子集註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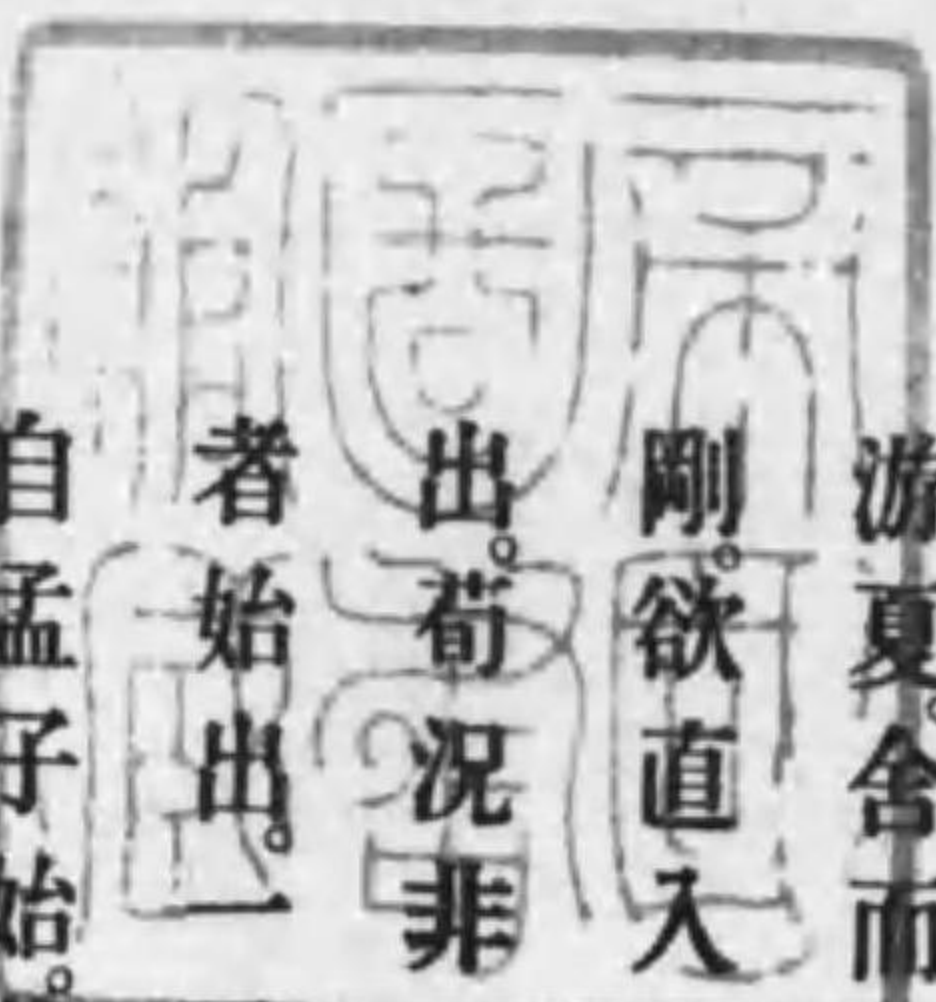
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特 261  
63

自序



生聖澤未斬之時。所居又相近也。私淑敏求。深造自得。冉閔  
游夏。舍而不顧。伯夷伊尹。亦非所願。其志高而遠。其氣大以  
剛。欲直入天子堂室。子輿氏之所成就可知也已。然自七篇  
出。荀況非焉。王充刺焉。漢魏學士。視同莊列諸子。至唐尊之  
者始出。一為韓退之。一為皮襲美。退之曰。求聖人之道者。必  
自孟子始。其言醇乎醇。其功不在禹下。襲美曰。聖人之道不  
過乎經。經之降不過史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耳。二人之言。  
確不可易。而議者及宋未止。於是余隱之撰尊孟辯。朱晦翁  
著讀尊孟辯。又以七篇與論語學庸配。稱為四書。行之於世。





天下始知子輿氏之傳夫子之統也。解七篇者。古來數十家。而晦翁集註。義理精微。訓詁正確。集群儒之大成。然間有可疑者。序說引史記。以七篇爲子輿氏自著。而註滕文公篇云。門人不能盡記。又云。記者之誤。註梁惠王篇云。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而詩集傳則曰。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彼是軼悟。孰取孰舍。如是之類。往往有之。而後之學者。一概遵奉。以爲隻字增減不得。則恐非晦翁之本意也。予於是不自揣。就古今諸家著作涉七篇者。旁搜博求。去其奇僻。取其平正。錄之於集註上欄。命曰纂標。在我則伊藤仁齋。中井履軒。皆川淇園。太田錦城。佐藤一齋。賴山陽。安井息軒。吉田松陰。

在彼則趙邠卿。郝京山。閻百詩。焦里堂。崔東壁。曾篠笙。俞曲園。諸人之說。所采尤多。抑聞之。晦翁之爲集註也。既成之後。自覺其非而改者有之。因門人問難而改者有之。又質諸當世賢士大夫。訂正潤飾。以終其身。而猶不能無疵瑕。況予學淺聞寡。敢編是書。其多紕繆。在所不免。讀者指擿論難。匡其不逮。以求聖人之道。予之所切望也。

明治四十五年二月

後學瀧川資言謹識



史記本傳不載孟子生卒年月。郝京山孟子說解云：疑孟子生于安王初年卒于赧王初年。閻潛邱四書釋地云：疑卒于赧王之世。狄叔穎奇子孟子編年則云：按孟子譜謂孟子生於定王三十七年己酉。其誤不待言。陳士元謂定王乃安王之誤。考安王止二十六年。自庚辰元至乙巳。陟並無己酉。則其說亦誤。闕里志謂孟子生於安王十七年。又非己酉。惟三遷志則云：孟子生於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以譜謂

序說

###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騶人也。本齊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邠以人爲字。而趙氏疑及孔叢子等書亦曾云：孟子親受業於子

思。未知。道既通。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曰：可以仕

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

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

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

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

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



孟子卒於魏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辛未月十五日年八十四。逆溯至是年正合此數。宜從之。  
趙甌北異陔餘叢考云：孟子書漢以來雜於諸子中，少有崇尊者。自唐楊綰始請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未行。韓昌黎又推崇之，其後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其表略云：聖人之道不過於經，經之降不過於史，史之降不過於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皆聖人之賊也。請廢莊老之書，以孟子爲主，有

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則宋人之尊孟子，其端發。楊綰韓愈，而其說暢於日休也。岡田煌亭欽七經札記云：非孟子者，自荀子始。非子而王充刺孟，馮休刪孟，司馬光疑孟，晁以道詆孟，黃次伯評孟之類，紛然蜂起。余允文撰尊孟辨，朱子著讀尊孟辨，而世知崇孟子。陳蘭甫遺東塾讀書記云：史記孟子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禮案孟子引詩者三

序說

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踏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且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

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

三



十論詩者四，引書者十八，論書者一，又有似引書而不言書者，如放勳曰勞之來，所謂尤長於詩書者，於此可以窺見矣。其引蒸民之詩以證性善，性理之學也。引雨我公田以證周助法，考據之學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此由讀經而推求性理。尤理學之圭臬也。蓋性理之學，政治之學，皆出於詩書，是乃孟子之學也。

顧亭林武日知錄云：孟子之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學不厭

教不倦，里仁爲美，君薨聽於冢宰，大哉堯之爲君，小子鳴鼓而攻之，吾黨之士狂簡，鄉原德之賊，惡似而非者，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後者多矣。

陳蘭甫云：孟子引孔子之言，日知錄考之矣。其不明引孔子曰者，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會子引亦見論語。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亦本論語言必信，行必果，經々然小人哉，原泉混混，不

序說

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

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



舍晝夜亦本於逝者如斯夫不舎晝夜蓋孟子之言本於孔子者多矣

趙那卿跋孟子題辭云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而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弘深似非孟子本真

漢書藝文志云孟子十一篇豈合外書而言之乎或曰十一七之誤

古書所引孟子之言今書所不載不止一二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說苑建本篇引孟

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序說終

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又引孟子曰人知養其田莫知養其心養田莫過利苗得粟養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養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揚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知之耳史記六國表注引晉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且暮也顏氏家訓書證篇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荀子大略篇亦云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七篇中皆無之豈其逸文乎抑外書所載也

顧亭林云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爲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今如知多作智說多作悅女多作汝辟多作避弟多作悌彊多作強之類與論語異蓋久變於魏晉以下之傳錄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群書一覽云孟子的本邦に傳はる事論語よりはるかに後の事なれども宇治左府頼長公の台記に永治元年日本紀元年に孟子十四卷並に孟子音義を學ばる事見えたり○又云老人雜話に云老人少年の時洛中に四書の素讀教ふる人なし公家の中に某殿知れりとして三部を習ひ孟子に至て本を人に借したりとて終に教へず實は知らざるなり此老人といふは江村專齋の事に於て永祿八年に生れ寛文四年に百歳にて卒したる人なれば少年の時とさせるは天正の比なるべし

藤原佐世日本國現在書目云孟子十四齊卿孟軻撰趙岐注孟子七陸善經注按書目宇多天皇寬平中所錄而其言如此則孟子之書傳我邦蓋在寬平以前



亭林云。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今案惠王卽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卽紀年所謂今王。史記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按孟子之言。與國策呂覽韓非子及竹書紀年合。其可信勿論耳。亭林駁史記是。

孟子卷之一

宋 朱熹 集 註

日本 瀧川龜太郎 纂 標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蓋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

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

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

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

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梁惠王上

九

中井履軒德孟子雕題略云。趙岐自命其註本爲章句。故篇題曰章句上下也。在集註本章句二字無所當。宜削去。尊仁義而黜利。是孟子一生抱負。故以此爲篇首也。崔東壁述孟子事實錄云。孟子之至梁。當在惠王卒前一二年。辛丑壬寅兩歲之中。五年後元十則周慎觀王元年二年也。狄叔穎孟子編年云。慎觀王元年辛丑。孟子年五十三。適梁。佐藤一齋坦孟子欄外書云。萬乘千乘。蓋



就當時之實言。周季諸侯兼井借竊。擁萬乘者有之。大夫亦強。梁跋扈。踰千乘者。間有之。萬取千。千取百。當時大抵亦如此。仁齋徂徠履軒。既有此說。

註。方百里出千乘者。失算。是沿趙注之謬也。

吉田松陰寅次講孟。割記云。道理ヲ主トスレバ。功效ハ期セズシテ至ル。功效ヲ主トスレバ。道理ヲ失フニ至ルコト少カラズ。且功效ヲ主トスル者ハ。事皆苟凡ニシテ。成遂スル

所アルコト少シ。假令少シク成遂スル所アリトモ。永久ヲ保スルニ足ラズ。苟モ能ク一向ニ義理ノ當然ヲ求メ。終始ナク。作輟ナキ時ハ。又何ゾ事ノ成ラザルヲ憂ヘンヤ。孟子惠王ノ利心ヲ挫クモ。亦是カ爲ナリ。履軒云。賢者謂賢君。非指孟子。張苞山曰。王意賢者未必樂此。是疑詞。不是慚詞。一齋云。不日與不日有。曠之不日同。或疑臺非一日可成。乃欲從古注不設期日之說。是不解詩語者也。

梁惠王上

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乘去聲。鑿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鑿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未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未

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王亦曰

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

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

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孟子

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詩云。

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

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

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

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麋音憂。鶴詩作鷓。戶角反。於音烏。○此引

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麋。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初。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



又云勿亟言文王不督促也勿字當做無字看

詩靈臺序云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據此則靈臺因文王之德命名也履軒云日者王象也時日是民指桀而不敢斥之辭若桀自喻於日出子尚書大傳等書恐釋書者鑿說耳俞曲園謂孟子平議云此兩句乃韻語疑是夏民歌謠之辭

直特古同聲但也

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

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書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

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書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

我事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

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

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

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

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

魏在中原距江海尤遠無魚鹽之利數罟不入洿池而後人人始得食魚鼈也

荀子王制篇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沼雖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財也蓋襲此言

五畝之宅與百畝之田對言則一處五畝不必據漢書食貨志為二畝半在田二畝

梁惠王上

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

也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

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

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

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窰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

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

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半在邑。昔人論之詳矣。  
據盡心上篇此文王之政。  
黎衆也。黎民汎言庶民。不必解爲黑髮以對頽白。

孝、舜通。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事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頽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有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

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

之民至焉。

率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率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

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梃杖。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厚斂。

一齋云。殺人以梃與刃。謂殺人以梃與以刃也。非謂左梃右刃以殺人。省一以字。語捷耳。







梁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去梁適齊。

沛，一本從雨。

如淳熙本作若。

一齋云，孰能汎，誰能切。

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

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

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

一之也。甘孰能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

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不

雨，則苗涔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

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

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

誰能禦之？夫音扶涔音物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夏五

○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

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

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

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

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

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曰：

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

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曰：

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

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

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觶若

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

荀子仲尼篇亦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童子，羞稱乎五伯，仲舒之言，本於此。

保民二字，一章綱領，臣，臣僕之臣，孟子此時未仕齊。

釁鐘自古而然，不獨鐘於廟於龜於軍器，皆然，鄭康成云，神之也。

皆川淇園，孟子子釋解云，觥觶二字，皆從



角蓋牛角前向之貌，王以貌其所見耳。

易之不識有諸

乾音核舍上聲，殺音解，棘音速與平聲。○胡乾齊臣也，魯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聲，陳也。殺棘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乾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

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殺棘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

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

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殼棘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

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識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

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

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

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

財材通。

趙邠卿云，是乃仁術也。是乃王為仁之道。

也。

履軒云，聞聲與見生是一套事，謂生時之聲也，不必為臨死之哀鳴也。

夫子之謂也。夫，句，夫字屬上。

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

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

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豈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

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悅付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

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

闕潛邱者。四書釋地云。太山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折枝有三說。趙邠卿。岐云。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朱子云。折草木之枝。蓋本于唐陸善經音義。陳天祥云。

謂斂折肢體。為長者作禮也。枝肢通。後說似長。詩毛傳云。寡妻適妻也。鄭箋云。寡有之妻。蓋適妻唯一。故言寡也。書康誥云。乃寡兄。康王之誥云。我高祖寡命。寡字皆美稱。不必謙辭。

一齋云。為甚。猶言最緊要也。

梁惠王上

在我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度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必以權。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



抑受上起下之辭非發語。

安井息軒朝孟子定本云王意所求大故不敢言。

中國韓魏趙  
蔡虛齋辨孟子蒙引云緣攀而升也。

殆近也非發語。

伊藤仁齋補孟子古義云蓋當作盍何不也。阮雲臺元孟子校勘記云蓋韓本足利本作盍。一齋云反其本矣本文兩見並指不忍之本心發政施仁制民之產即皆此心之推也。

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

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

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釀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

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

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

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

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

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

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

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開同朝音潮

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

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

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

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

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

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

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



一齋云。疾上欲字。恐美文。以上下有數欲字。故誤增。履軒云。疾欲困苦之也。願。之之意。松陰云。無恆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此一句。ニテ士道ヲ悟ルベシ。諺ニ云。武士ハ食ハテド高楊枝ト。亦此意ナリ。然レドモ。是武士ノ教ト云フニハ非ズ。武士ノ有様ナリ。武士ト云者ハ。飢テモ。寒テモ。吾持前ノ心懸ラ失ハヌ程ノ事ハ。申マデモナキ事ニテ。教ト云フニハ足ラ

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昏與同。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罔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

又コトナリ、罔民而可爲也。猶言不可爲罔民。而之通。而之通。救死之恐不贖。猶言恐不贖救死。賴山陽裏孟子批云。一篇歸宿處。即章首保字注脚。

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恒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贖。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贖。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恒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何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



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此述前事既畢。更問其得失。故言曰也。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漸其好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

阮雲臺云。由石經宋本岳本咸淳本作猶。

管。笙屬。簫如。笛六孔。

說文云。頰鼻壘也。註誤。一齋云。此極字。倒指下文。

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



息軒云齊王問樂而孟子并言田獵者蓋亦王所好也

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

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繼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

焦里堂簡孟子正義云。此囿中指郊以內。囿在郊關之內。故曰為阱於國中。仁齋云。事者恭而有禮之謂。

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闕。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後章。所謂

一齋云。小事大。大字小。見於左傳。注蓋據此。解事小為字小也。

梁惠王下



案本文事小分明是奉事非字義故宜王得以好勇辭之也履軒云小之事大是理之當然亦勢不得不爾也若大之事小非勢使之然也亦難言理之當然已大而彼小不必事之可也唯仁者之心正大公平不自見其國之大至誠惻怛絕爭競之心滿腔子不嗜殺人之心矣故能事小自無忿怨也趙邠卿云以遏徂莒遏止往伐莒者按莒地名韓非子難篇云文王克莒是也息軒云凡有罪者無

罪者惟我在此以黜陟賞罰之不敢冤枉之厥志武王之志也猪飼敬所云而武王亦一怒而字疑衍上文文王一怒上無而字按書中無怒字故加而字以補其意非衍文

賢者賢君也有字承有此樂乎問言賢者亦有此樂也

梁惠王下

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

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

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偏覆無不周備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時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

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郵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劔

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

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

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時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過時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

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

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

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龍之四方龍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

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

德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

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

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

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

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

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

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



淇園云此章主意在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數句

管子戒篇引此事以為桓公管仲之事蓋傳聞之異也

夏諺止於吾何以助一遊一豫二句晏子之語仍續以韻語論語八佾篇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事媚於窻何謂也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禱與奧窻韻協與是同

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民樂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舒狩

例古人唇吻之間自有節奏。履軒云師衆也。不必拘入數。又云旅中之食兵食總謂之糧。與糗糒異。看下弗食弗息句可見。大衆隨行到處取供億而民飢渴勞弊也。方放通廢棄也。又云諸侯憂對上文諸侯度而言其實諸侯字無所當意謂善則為下之度不善則為下之憂也。注以附庸縣老充諸侯恐泥。曲園云亡芒通味也。

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種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眊眊胥譏。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譏謗也。慝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



履軒云：徵招角招蓋因音制名焉，不必有為民為事之意。呂覽適威篇注：畜好也，畜君者好君也。句法與本書滕文公篇澤水者洪水也，莊子齊物論篇庸者用也，同自言而自解之辭。

曲圖云：趙氏章句曰：關以讎難非常，不征稅也，是趙氏所據本。

疑無市字，故注文言關不言市耳。

鞮，孤立也。鞮，獨包上。文，縲寡孤獨四者。

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其詩曰：畜君者好君也。反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

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與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

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

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

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

乎。且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

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王曰：王政可得

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

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

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

矣富人，哀此鰥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始頑反哿音可鞮音瓊○岐周之

百畝。中書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

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郡邑之市。關察也。征稅也。

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澗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

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帶可也。鞮困悴貌。王曰：善哉

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

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



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侯。靈音託。嚴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

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嚴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威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

言往。遷於國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

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

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

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感。用度者

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

父一作甫

一齋云。胥字二字。見大王雖當艱難時。必與姜女相偕。

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

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微之際。皆所以逼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

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

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

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



仁齋云如不得已者不欲進之而不得不進之意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此言所本

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動奮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需木世臣皆故

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

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

邪。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踧踖戚。可不

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

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

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

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

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實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

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

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

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

可以爲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

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

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

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

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

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



亭林云據竹書紀年周慎觀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爲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

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

齊伐燕史記以爲潞王之事誤宜從本書及戰國策燕策一齋云簞食壺漿謂簞其食壺其漿並寫郊迎之狀

天下信之以下孟子申言也江良庭舉尚書集注音疏云天下信之之言不似尙書之文

霓字帶說

梁惠王下

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種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兩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

四



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  
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

固

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

之兵也。

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萬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

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

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

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向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鄒與魯閔。

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

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

之意

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

則可也。

問胡弄友勝平聲長上聲下同。○問問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

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軌轍轉而死

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散之。凶年則散之。恤其

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滕文公

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問去聲。○孟子

梁惠王下

四

說文。閔。閔也。  
一齋云。誅。不誅上。當各補一欲字看。  
履軒云。疾視。有快之



曾熾筮國云此章言謀國之道雖極危急存亡之秋而義利之辨尤不可忽蓋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謀其功正與此同旨

一齋云如彼何只是置諸不問之意

哭

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

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

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

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

取而居之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

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

已矣。夫音扶彊上聲○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

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

微幸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

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

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

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

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音屬

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或曰。

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

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則避

梁惠王下

七

松陰云此章兩說ヲ設クト雖主意效死勿去ノ上ニ在リ前章ト同シ



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何哉君所謂踰者皆倒裝法

論語憲問篇子曰道

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察其如命何是孟子之言所本  
張苞山云二或字當與論語道之將廢將行參看或字中便隱含天字不宜將使尼著人上說  
松陰云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一語是孟子自決心シテ天ニ誓フ所ナリ故ニ時ニ遇フモ遇ハヌモ皆天ニ任セテ願ミズ我ニ在テハ道ヲ明ニシ義ヲ正ウシ言フベキヲ言ヒ爲スベキヲ爲スノ

樂惠王下

四九

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饑寒之爲矣凡事求可○魯平公

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與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子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

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女乙反爲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四九



ミ、是ヲ以テ孔孟終  
身世ニ遇ハズシテ  
道路ニ老死スレド  
モ、是ガ爲ニ少シモ  
愧ルヲナク、憊ムヲ  
ナシ、今吾輩ノ幽囚  
ニ陥リテ孟子ヲ讀  
ム者、宜シク深ク此  
義ヲ知ルベシ、  
明治四十二年十月  
二十八日録

吾

孟子卷之一終

孟子卷之二

宋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夫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

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

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曰。爾

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

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蹴。子六反。蹵。音拂。又

王伯厚困學紀聞  
云。曾西即曾參之子。  
名申。字子西。經典序  
錄云。子夏以詩傳曾  
申。左丘明作春秋傳  
以授曾申。  
爾雅釋詁。烈。業也。

公孫丑上

五



王伯申引云此述古語既舉而更及今事故云曰也

又云且發語辭又云然猶焉也禮記檀弓穆公召縣子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

按下文無若宋人然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不見諸侯宜若小然然字皆做焉字看

音物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就不安貌先子曾子也鮑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曰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說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

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

為與與平聲○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也○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

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

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

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

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

慧勢基時韻基鎮通

一齊云鷄鳴狗吠句亦做三代時事看

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音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之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

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



疏長也久也

息軒云置一物於物上謂之加加齊之卿相加齊之卿相於孟子之身也  
履軒云進德人人有遲速亦不得以年概之四十不動心是孟子自點檢而知之若孔子四十不惑不當援引傳會焉  
告子與浩生不害自是別人  
不動心即勇所以說及二人之勇

一齋云不膚撓不目逃言其體挺然無膚撓之狀其視凝然無目逃之狀摸寫他必勝意如此不猶無也若說膚被刺而不撓目被刺而不逃則本文宜做膚不撓目不逃如是便是無懼非必勝按一齋之說本李九我  
猪飼敬所傳孟子考文云孟施字舍名也古人連字與名稱之如孟明視叔梁紇之類  
履軒云不勝謂其勢不敵必不可勝也是先戰量度之事非既戰之事

公孫丑上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開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

百里又難犬之聲相聞自國都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

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

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

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置驛也郵駟也所以

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

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聲○倒懸喻困

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

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

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

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

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

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

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

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

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

聲至必反之

黝伊糾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撻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

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

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

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

壹



太田錦城貞九經談云曾子子夏亦以勇言曾子之勇則下文大勇是也子夏之勇見于韓詩外傳曰子夏嘗與公孫悛論勇於衛靈公前曰子之勇不若我者三矣其言雖不可盡信矣而其事酷肖北宮黝此說予得諸陳禹謨說備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

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人也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以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

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備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纓今也衡纓又曰棺束縮二衡三備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

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

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含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既曰志至焉氣

告子不知言不養氣故有此言

息軒云志惰則白日就睡君父危急則連夜不眠此志帥氣之明證

蘇穎濱云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謂按欲步則足動欲捉則手動此志至而氣次之驗

曲園云此可見孟子養氣之學矣孟子非養氣也乃養志也養其志而氣從之矣

厥者動心易知趨者動心難解曲園云厥者趨者猶云大凡顛厥之人皆是趨走之人

公孫丑上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厥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敢問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五



蓋人之疾趨而行氣使之也。而至於顛厥。則無不動心者。敬所云。趙注云。今夫行而厥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據此。則本文厥者。趨者。當作趨而厥者。後人傳寫之誤。息軒云。厥者。氣虛也。趨者。氣躁也。厥者。心驚。趨者。不能謀事。是動其心之明效也。並錄存疑。履軒云。浩然之氣。以吾浩然之氣也。吾字可見。孟子所獨有。而非人人有之也。殊非復初之謂。集註以浩然為固有。失正意。松陰云。浩然トハ大ノ至レル者ナリ。至剛トハ浩然ノ氣ノ模様ナ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ト云フモ。即此氣ナリ。此氣ノ凝ル所。火ニモ燒ケズ。水ニモ流レズ。忠臣義士ノ節操ヲ立ツル。頭ハ刎ラレテモ。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為氣也。配義與道。

腰ハ斬レテモ。操ハ遂ニ變ゼス。高官厚祿ヲ與ヘテモ。美女淫聲ヲ陳チテモ。節ハ遂ニ換ヘズ。亦剛ナラズヤ。凡金鐵剛ト雖。烈火以テ鎔スベシ。玉石堅ト雖。鐵鑿以テ碎クベシ。唯此氣獨リ然ラズ。天地ニ通シ。古今ヲ貫キ。形骸ノ外ニ於テ獨リ存スル者。剛ノ至ニ非スヤ。履軒云。餒。是氣餒也。不當作體餒。注前節說無氣之餒。而後節說無道義之餒。兩餒字。豈容兩邊說。宜並作無道義之餒。則文

公孫丑上

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為為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



意貫通  
履軒云。芒。茫。同。疲。困  
之貌。  
以上說養氣。

一齋云。該淫邪遁是  
病症。蔽陷離窮。是病  
根。須四件各說。爲是  
注。謂四者相因。恐非  
正意。  
以上說知言。  
不動心之論。終于此  
以下其餘論也。

論語先進篇。德行。顏  
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言語。宰我。子貢。言  
德行。則養氣也。善爲  
說辭。則知言也。故公  
孫丑有此問。  
論語述而篇。子曰。若  
聖與仁。則吾豈敢。抑  
爲之不厭。教人不倦。  
則可謂云爾。

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

徒無益而又害之。子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

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

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

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

義。養氣之節度也。閱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

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

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

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

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該辭知其

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

吾言矣。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

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

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

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

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

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

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止如人

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

難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

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

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



一齋云、不同道謂伯夷伊尹、不同道也、告子下篇、答淳于髡、舉伯夷伊尹、柳下惠、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正與此同、

履軒云、班序列也、謂高下序列、不甚相遠耳、非全齊等、

趙那卿云、子宰我名也、履軒云、賢於堯舜者、亦以德而言也、若夫孔子之教、萬世服從者、宰我豈能豫料哉、

公孫丑上

三

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服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

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舍上聲、言且置是者、不欲以、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

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

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開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

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伯

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

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

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曰、敢問其

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好去聲、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

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

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

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三



履軒云。堙。小丘也。又云。類者民也。出類。群聖人皆然。萃者謂。群聖人也。言孔子又。拔出乎群聖人之中。也。

履軒云。思。心思也。此。引思服。證上心服。思。字。在詩原語助。此斷。章取義。

一齋云。賢者在位。是。貴德。能者在職。是尊。士。注。以貴德尊士。為。一事。恐不安。孟子。未嘗忽刑政。此。章可見。韓詩。桑土作桑杜。方。言云。東齊謂根為杜。

公孫丑上

奇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

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

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

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

未有盛於孔子也。

堙。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

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

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

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間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間。音開。○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

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間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

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

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幽風。鴟鵂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

六五



教讀爲遊遊也

永言之言語助在詩者皆同

廛而不征官設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以市官之法治之而不賦其廛張子添或字說恐非原文之意

息軒云夫里之布偶與周禮合故諸儒皆依倣周禮爲說然其實必大殊但孟子言其名而不語其法今不可得而考焉闕疑可也  
氓字從亡從民自他移住之民也

履軒云此只就人性論其所固有也注天地生物之心不必講

公孫丑上

六

也。綢繆。繆。綿。補。茸。也。屬。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而。贊。之。以。爲。知。道。也。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上。文。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市廛

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

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

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音。氓。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官。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

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

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典。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入。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七



說文孺乳子也

羞惡皆屬己

端猶始也緒也

知皆擴而充之矣下  
添則字看盡心篇云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  
於其所忍仁也達即  
擴充也  
履軒云擴充謂養之  
長之以極其大也註  
滿本然之量仍是復  
初之說矣恐非孟子  
之旨  
履軒云仁義禮智加  
信以配五行是漢儒  
之附會此不論可也

公孫丑上

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隱傷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

六

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

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

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

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

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

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

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

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

充



漢書刑法志引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即巫匠亦然。」

孔子曰：「論語里仁篇。」趙邠卿云：「里，居也。仁，最其美者。夫簡擇不處，仁為不智。」山陽云：「三喻皆取於射，愈出愈妙。」

仁齋云：「孟子因論不仁之事，而遂推及下三者。」履軒云：「四者平說。」

中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矣，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一齋云：「喜字，狀眉宇不可掩，拜字，狀兩膝不覺屈，與字，狀物我一體。」

鄭申甫維新日報云：「與，人為善，猶云與人共為善也。」

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也。度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

仁者，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

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為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

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禹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聞善言則拜，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

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

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以

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為善，

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

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垂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

及於人。○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



思字疑衍後人據萬章篇誤增或云屬上句讀孟子推而思之也或云心思連讀伯夷心所思念也或云思字語助無意義松陰云由々然與之偕トハ和ナリ而不自失ハ不流ナリ和ニシテ已マサレハ必流俗ニ同シテ汗世ニ合フニ至ル故ニ不流ヲ以テ己ヲ持ス其人ヲ待チ物ニ接スルハ甚寛厚ニシテ自ラ處スルト甚嚴密ナルハ是柳下惠ノ行ナリ熊澤蕃山集義和

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袒。裼音錫。裸音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諡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

書云。志を持する。ことは。伯夷を師とすべし。衣を千仞の岡に振ひ。足を萬里の流に濯ふが如くなるべし。衆を容るゝことは。柳下惠を學ぶべし。天空して鳥の飛ぶにまかせ。海闊くして魚の躍るに從ふが如くなるべし。孫子始計篇。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



趙邵卿云：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而戰，則勝矣。  
一齋云：王使人來事，蓋在拂曉。

太田錦城云：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

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猶言采薪餘勞也。履軒云：歸塗不賣，故分遣數人，要邀其歸塗也。

一齋云：孟子蓋既圖王必使人來問疾，時舍人必當以實對，庶因以致悟，是不屑教誨之類。而今孟仲子乃權辭對之，本意不達，故不得已別立一案，宿於景丑氏，以語之，是賢者多少苦心所在。  
山陽云：加齊人二字，妙。  
論語：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公孫丑下

古

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擗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

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厭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

五



王懷祖孫念云宜猶殆也成二年左傳曰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六年傳曰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孟子公孫丑篇曰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滕文公篇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宜字竝與殆同義然猶焉

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單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

履軒云尙上同猶加也謂上之

又云且猶二字見不足於管仲之意

趙邠卿云鑑二十兩也

公孫丑下

為也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必待入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尙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

七



一齋云、聞戒、故爲兵  
餽之、皆薛君之辭、  
履軒云、貨者賂之也、  
蓋當時孟子將去齊、  
齊王乃餽之金、欲以  
慰其心而挽留之也、  
息軒云、取猶收也、  
履軒云、居焉有衛、行  
焉有隨、皆有伍、失伍  
不必戰陳之時、去之、  
不是殺、只罷去而已、

閻潛邱云、首但及其  
人之官職、至其名維  
何、自露出於其人之  
口、其氏維何、又補出  
於孟子口、一層一層  
方足、他書中無此法  
也、  
松陰云、未ノ一字妙  
甚シ、唐ノ韓退之爭  
臣論、宋ノ歐陽永叔  
上范司諫書、皆此字  
ヲ敷衍シ來ルナリ、

公孫丑下

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予何爲不受。贖、徐刃反。○贖、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爲兵之爲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爲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無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乎。唯當於理而已。○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

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爲去聲。死與、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邦。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故邪。○孟子謂軻肅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軻音遲。肅、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軻肅、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

尤



中者不 蝼蛄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

以為蝼蛄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蝼蛄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

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

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

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孟子為卿於齊。出弔

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

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

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音夫

徐伯聚云。經文明言。孟子為卿。驪為大夫。則公孫丑所言之卿。蓋孟子也。仁齋云。夫指王驪。

一齋云。教匠。句。事。殿。句。事。殿。言。孟子。慎。終。之。禮。不。敢。輕。忽。非。弟。子。舉。問。質。疑。之。時。也。

五井蘭洲顧云。財。材。通。謂。棺。槨。之。材。也。比。比。及。之。比。及。也。形。盡。曰。化。

履軒云。諸家辨曰。不以天下儉其親。句。所。

公孫丑下

扶○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孟子自齊葬於魯。

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

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

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

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

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不

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

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且比

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悅乎。比。必。二。反。校。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

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



該者廣不專就棺槨言

敬所云論衡引此仕作士仕古通

戰國策燕策王噲紀云子之南面行王事噲老不聽政顧為臣而國事皆決于子之燕國大亂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

勝燕子之亡國策記孟子之言僅此一條但其事則謬

孟子編年云報王元年孟子年五十九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燕人畔孟子去齊之宋

與論語夫子助衛君乎章文勢語氣相似

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

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

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

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

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

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

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

為勸之哉天吏解見前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

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

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

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

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

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

解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

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



松陰云、余寧口人ヲ  
信スルニ失フトモ、  
誓テ人ヲ疑フニ失  
フコトナカラシム  
トヲ欲ス、

論語子張篇、子夏曰、  
小人之過也、必文、子  
貢曰、君子之過也、如  
日月之食焉、過也、人  
皆見之、更也、人皆仰  
之、  
淳熙本無而字、

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也。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買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

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孟子致爲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爲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

公孫丑下

國。國都。  
息軒云。萬鍾。約當我  
五千七百五十餘石。  
敬所云。論衡引此無。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  
孟子句。  
一齋云。不指王而指  
時子。亦見忠厚之意。  
磐溪云。季孫之言。止  
於使其子弟爲卿。



注龍斷之解蓋本于陸善經音義列子湯問云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足以爲證矣者字宋石經淳熙本張南軒本孟子集疏本俱作也可從

松陰云孟子齊ヲ去ル事ヲ記スルコト前後凡五章一言ノ怨怒ノ氣ナク齊王ヲ諷刺スルノ言ナシ其和氣藹然掬スルニ餘アリ其徒ニ言語ノ末然ルニ非

ス三宿晝ヲ出デ滯ノ譏ヲ顯ミズ眞ニ去國不潔其名ト謂フベシ曲園云古宿與肅通儀禮特牲饋乃宿尸禮記祭統篇宮宰宿夫人鄭注竝云宿讀爲肅齊肅而後敢言正自極其敬謹爾焦里堂云禮記雜記泄柳之母死注云泄柳魯繆公時賢人也檀弓云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注云申詳子張子千里而見王可證孟子自梁至齊自鄒至齊數日程耳

公孫丑下

焉

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焉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讓其既不得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

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隱於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

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

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子爲長者

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孟子去齊

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

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

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留滯遲留也高子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

公



淳熙本而下有後字。熊澤蕃山云。孟子的宜王は善を爲に足れりといへるは、見牛不見羊、小を以て大に易ふるの仁心を以てなり、崇に於て初て宜王に見えて退て去るべき志ありたるは、貨を好み、色を好み、恥の心うすき人なるが故なり、楊注誤。僅僅百餘言中、連下八王字十三予字、見其眷戀不忍去之情。山陽云、彼此是非、在尹士口中斷決。曾濂笙云、色之不豫、若出於憂世之誠。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認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頂反。見音現。○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簣者所。以爲果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

則爲義。若有一毫謀己之私。則爲利。此聖賢內斷之心。辨於微芒之間者。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似是。一齋云。彼謂不怨不尤。此謂有不豫色。彼一時。此一時。言時專於樂。天則如彼。時專於憂。世則如此也。不豫與怨尤相類。而原其所發。自有公私之不同。怨尤只是一身之窮達。不豫則世道之升降。所以爲異也。孔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

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

公孫丑下

九



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聖賢自任如此。郝京山云。仕而不受祿。千古惟孟氏一人。伯夷之清。不足言矣。履軒云。師命。不特國被兵也。出兵外征。亦是。

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二終

孟子卷之三

宋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子也。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

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

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

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

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成覲

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成覲

滕文公上

鄭申甫錄知新日錄云。稱堯舜。是稱堯舜可為非。以堯舜證性善。履軒云。序說據史記。以七篇為孟子自著。此注云。門人不能悉記。下章注云。記者之誤。吳必大舉以問焉。朱子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履軒云。世子復見。不

是求卑近之說。乃欲叩其蘊奧也。孟子折之不復告者。使其猛省也。又引成覲等語。使其篤信勇往也。末節。眩一語。緊承此意。



趙邠卿以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二語並為公明儀之言。為是。禮記檀弓篇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祭義篇亦載儀問孝曾子事儀。蓋游二人之間者。孟子屢引其語。則敬之可知也。

自盡二字。骨子。陳蘭甫云。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饋粥之食。自天子達。曾子所聞。蓋出於曾申所述。曾子之語也。一齋云。不曰斬曰齊。蓋齊是衰服通稱。論語見齊衰者。亦與此同。

趙邠卿云。一說。吾有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

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觀古莫反。○成。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欺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旬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見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

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

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蠲也。蠲。布也。紒。屨也。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



恐字屬父兄百官其字斥世子。

松陰云此章孟子對  
フル所ノ主意ハ自  
盡ノ二字ニ在リ故  
ニ初對ニ口ヲ開キ  
即チ是ヲ言フ次對  
ニ不可以他求者也  
ト云ヒ在世子ト云  
世子是ヲ聞キ誠在  
我ト云フニ至テハ  
既ニ孟子ノ意ヲ領

ス宜ナル哉能ク三  
年ノ喪ヲ成スコト  
然レトモ其論獨リ  
喪事ノミニ非ズ萬  
事皆然ラザルコト  
ナシ故ニ孔子曰爲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誠ナル哉此言ヤ  
息軒云說服也

崔東壁云民事以下  
數十言以取民有制  
句爲要領夏后以下  
數言以其實皆什一  
句爲要領龍子以下  
數十言以雖周亦助  
句爲要領設爲庠序  
學校以下十餘言以  
人倫二句爲要領

滕文公上

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  
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  
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  
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

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  
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  
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然友就也尙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  
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

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

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  
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  
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  
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  
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  
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  
所不期然而然者人  
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

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

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  
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

五



一齋云恭儉禮下句絕謂恭儉待下也取民有制則恭儉之推也注恐乖  
顧亭林云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不在乎五十七百畝其五十七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郝京山已有此說  
東壁云注謂鄉遂十夫有溝是也謂用貢法則不合謂都鄙用助法是也謂通力而作計畝而分則混助於徹余欲易其文云

遂用徹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都鄙用助法內百畝為公田外八區為私田庶為分明易曉履軒云龍子語止莫不善於貢  
焦里堂云淮南子流涕狼戾不可止高誘注狼戾猶交橫也一齋云稱貸而益之蓋官貸之待明年秋成令出息以償之是名在假貸而實增賦也

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

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魯季氏家

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

徹也助者藉也徹勅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

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

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

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期計畝而分故謂之

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

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

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

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

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

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

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

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

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實人狼戾猶

狼戾言多也囊壅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動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

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孟子嘗言文

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

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

定業而上下相安者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

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

言順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

滕文公上

卷

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







野人皆無憾矣

又云死徒無出鄉數句此因上國中什一之文遂言鄉遂之政也

履軒云父未老而子既長亦是餘夫雖一子且然况多子乎何必云弟

東壁云方里而井數句此承上九一而助之文詳言都鄙之法也

又云此其大略也數句結上文之意

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徒謂徒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

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

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

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

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者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法之行悅之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

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

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

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

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

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閭○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

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和採之欲其堅也以食食賈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

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

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

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

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

履軒云捆織也但比織用力為苦束之引之使緊密也

金仁山履軒云註史遷當作班固見漢書藝文志

易繫辭斷木為耜揉木為耒



履軒云注陰壞句恐深文

太田南畝單一話一言云註此語入反皆孟子問陳相答也平治物語光賴參内の條にさては主上は何くにおはします黒木の御所に内侍所は温明殿に劔置はいづくに夜のあとどにと左衛門督次第に尋給ひければ別當かくと答られけるとあり和漢ともに文の妙を見るべし  
岡田煌亭云舍皆取諸宮中而用之十字一句與國語吳語君

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養音

音孫惡平聲○饗殄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殄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

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

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

子以釜飯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相屬也此語入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

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

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

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

爲也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飯之屬也陶爲飯者治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然則治

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

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

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

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

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

也君子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當堯之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當堯之

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

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

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同句法山陽云然則一句如轉圓石子千仞之山下文數百字皆趨勢滾下  
路讀爲露贏也履軒云古語蓋或勞心或勞力六字以下孟子解釋之言磬溪云左傳知武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朱註以四句爲古語失之



郝京山云。九河黃河入海之支流。禹疏之以殺橫流之勢者。今皆不可考矣。

人之有道也。與上章民之爲道也。語意略同。左氏春秋傳文公十八年。引季文子之言云。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與本書不同。蓋所傳異也。

趙邠卿云。放勳堯號也。息軒云。先勞來之。然後正。直之輔翼其不及。事之序也。終之以振德。聖人安百姓之功成矣。直翼得德。韻同。

分人教人二句。承禹契后稷爲天下一句。承堯舜。

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淪音藥。濟子禮。反。潔佗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尙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孰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駒盤。曰鬲津。濬。亦疏通之意。濟。深也。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

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舜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



孔子曰論語秦伯篇

以上折許行之說以下責陳相之背其師

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日本紀元十月八月二十一日庚子生以哀公十六年日本紀元百八十四月二月十一日己酉卒年七十三

此其所以為仁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

濯暴韻

履軒云。濯之江漢。而颺之秋陽。蓋以颺布為喻。濯颺所以致曠々而曠々以形容孔子之德純粹也。

詩魯頌闕宮序云。闕宮頌。信公能復周公之宇也。則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元自周公之事。孟子未曾誤引。

滕文公上

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曠曠乎不可尙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曠音杲。○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曠曠潔白貌。尙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缺亦作鵠。古役反。○缺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闕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



陳相唯說市買不貳耳未說及其精粗美惡

息軒云許行以相屨為食故獨舉屨喻之

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履大小同則買相若 買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

經典釋詞云不母也勿也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言我將往見夷子夷子勿來也

墨子節葬篇云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壘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則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喪 夷子引康誥以為愛他人如保己之赤子是愛無差等與墨子兼愛同

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開○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之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



彼斥若保赤子語

趙邠卿云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為二本夷子以親為本故曰施由親始又以無親疎無厚薄為本故曰愛無差等是二本也

王陽明云其類有泚二句正是不識不知良心發見處

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蒲北反〇若

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違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始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埋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洎嘍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藁力追反埋力知反〇因夷子厚葬其

之夷子之名

宜猶殆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旂以招大夫

滕文公下

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蟻姑也嘍撥共食之也類類也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  
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埋土壘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憮音武問如字〇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也解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〇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



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所傳小異。  
松陰云。今我輩囚繫ニ陥リ。將ニ身ヲ終ラントス。宜シク志士ノ節操ヲ心掛クヘシ。溝壑ヲサヘ忘レサレハ。生ヲ囹圄ニ終ルトテ。少シモ頓着ハアルマジ。此志一タヒ立テ。人ニ求ムルヲナク。世ニ願フコトナク。昂然トシテ。天地古今ヲ一視スヘシ。豈愉快ナラズヤ。  
太田道灌賦歌云。か

かる時さこそ命の惜からめかねてなき身と思ひ知らずは。蓋本於志士不忘溝壑一句。  
履軒云。説遇。謂廢御者之法。而通射者之意也。遇字即下文所謂比字。偷合之義矣。非謂與禽遇。枉己一句。有千鈞之力。

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且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尺。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

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禽。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疆上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中節。欲其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景春日。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



一齋云、父命之不引、其詞蓋留以待末簡一段議論、曾燕笙云、此章剖別義利最嚴、妾婦之道、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丈夫之事、直道而行、浩然無累、松陰云、此一節反覆熟味スベシ、我黨平生ノ志ス所、此外他事ナシ、

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虞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

禮記祭統云、諸侯耕於東郊、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與本書合、惟雖通、皿所以盛物、一齋云、不祭不宴、一與居喪相似、故亦弔之、

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維也。出疆。戴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為籍百畝。見而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緯受之。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纁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醑。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為去聲。舍上聲。



君子暗斥孟子  
難仕不容易仕也

陳定宇標云此章當  
與盡心上篇詩曰不  
素餐兮章參看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  
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  
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  
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灼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秦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

一齋云。仁義即孝弟。即先王之道。孟子嘗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秦。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爲秦。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美延  
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美。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



註云伐薛滅滕是時薛屬齊伐薛即伐齊滅滕則無據矣

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壞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壞牆壁之

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

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

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

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

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

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委反。盛音成。牲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

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

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

得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

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

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

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

已見。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

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

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

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

滕文公下

滕文公下

以上叙殷湯行王政而王之事。履軒云。有攸不為臣。至惟臣附于大邑周。數句。是古尚書成文矣。勿據今本武成作說。又云。紹猶從也。見休來見德美也。此周人之辭。故曰。我周王。註誤。



今本太誓後人偽造  
宜矣與孟子異文  
以上敘周武行王政  
而王之事  
揚疆張光韻

傅師傅之傳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得慶氏之木百車於  
莊又云慶封反陳干  
嶽

履軒云迫謂國君在  
門難於辭避迫字屬  
我  
一齋云陽貨陽虎恐  
是別人虎季氏臣貨  
則魯大夫不然夫子  
烏得以大夫之禮待  
之按崔東壁洙泗考

滕文公下

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商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  
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  
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  
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  
虐耳。君子謂在位之  
人。小人謂細民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  
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此張大。比  
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  
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  
政。後果為齊所  
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  
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  
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  
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曰  
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  
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林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  
齊人語也。傅。教也。咻。離也。齊齊語也。莊  
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  
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  
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  
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  
獨如宋王何。長去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  
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  
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  
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  
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  
謂求見  
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



信錄論之太詳以文  
長不載  
陽貨之事見於論語  
陽貨篇

漢書吳王濞傳脅肩  
累足顏師古注脅翁  
也  
君子之所養暗以自  
况

一齋云市廛而不征  
屬商關讓而不征屬  
旅則此關市當分貼  
商旅注疎

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闕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闕音勸。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闕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業反。赧奴簡反。脅肩。揀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可。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夫去上聲。什一。井田之法也。

趙邠卿云。天下之生  
生民以來也。

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而不能速改。與月。一雞。何以異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買。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敬所云邪說暴行又作句不與下文相蒙疑下節之文誤重出此

息軒云桀道與紂同故省以便文

伐奄在成王時

清康熙帝春秋傳疊

纂云春秋本諸侯之

史其時列邦借亂名

分混淆而史體乖舛

夫子因而修之其名

秩則一裁以武成班

律以周公制禮之初

故曰春秋天子之事

者猶曰天子之史云

爾說者不察而以爲

夫子行南面之權則

近於夸矣

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蕓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蕓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

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

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

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

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

水所鍾也自堯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

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世衰

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

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遇入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按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語氣正與知我者其天乎同蓋謂春秋明道正誼之責我若有功罪亦爲春秋之所律耳

息軒云若有能用春秋法者天下可復一治矣而世無或用之者春秋所以終於亂也故下以聖王不作承之其寓意深矣

答溪云孟子既以孔子作春秋之功配禹之抑洪水周公之驅猛獸而明云亂臣賊子懼則其功之在於當時者章章矣後說似是

楊朱字子居戰國時



人後子墨翟故其說大抵反墨列子楊朱篇載楊朱之言曰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此楊朱爲我之說也墨翟宋人仕宋爲大夫著書數十篇今存兼愛篇略曰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知亂之所自起不能治亂何由起起不相愛又曰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爲皆去聲。率皮表反。○楊朱但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爲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開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

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此墨翟兼愛之說也。公孫丑上篇亦云。作於其心。云云。而其事其政。與此相反。蓋彼就在位者而言。此自處士橫議者而言。

耳無聞。目無見。兩無字上。添殆字看。一齋云。仲子飢。已不能步。况能攀樹乎。故匍匐往。拾蟲傷實。墜在樹下者。咽之耳。

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之。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蝻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蝻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



履軒云。孟子之意。未嘗以劓爲廉也。注。唯丘劓之無求。可以爲廉矣。恐失。下注。未能如劓之廉。亦然。

於陵地名。蝻。蝻也。旬。旬。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劓而後可者也。擊薄厄反。惡平聲。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劓。丘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夫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劓之廉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纘。以易之也。辟音壁。纘音盧。○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

焦里堂云。論衡刺孟篇。述此文。作出而吐之。哇。卽吐也。

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顛曰。惡用是。說說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說說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閣。辟音避。頻與響同。顛與蹙同。子六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說說。鵝聲也。頻。顛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孟子卷之三終



孟子卷之四

1110

宋 朱 熹 集 註

日本 瀧川龜太郎纂標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章

一齊云堯舜之道道字當如聖字看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圓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

息軒云。其心雖善。不從先王之道。謂之徒善。其法雖設。不由先王之法。謂之徒法。履軒云。不愆者。不愆于舊章也。不忘者。亦不忘乎舊章也。言不愆忘而率由者。舊章耳。  
一齊云。首節離婁公輸師曠是客。堯舜是主。此節忽奪離婁公輸之規矩與師曠之六律。並歸之於聖作。皆是仁政之用。蓋抽客內事。移之主內。以見聖人非離婁諸人

離婁上

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宜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舊典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

1111



可比。然仍是客。至是既竭心思焉。以下正是主之主。

履軒云。播是布散之義。謂害所及之廣也。

工。百工也。度。度數也。

朝不信道。君子犯義。承上無道。揆。工不信。度。小人犯刑。承下無法守。

履軒云。天之方蹶。猶言天步艱難也。

言。或從口。多言貌。說文曰。部云。沓。語多沓沓也。荀子云。惡者

王之道。可謂智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

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

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

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與

然泄泄。厥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厥。順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閉。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孟子曰。規矩。

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

道。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

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

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

離婁上

之言。諸諸然而沸注。諸諸多言也。詩。大雅。蕩篇。如沸如羹。鄒氏箋云。其笑語沓沓。如湯之沸。羹之方熟。是沓沓亦多言貌。故孟子以此釋彼也。

公孫丑篇云。有此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云。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此。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正與此二章義相發。

離婁上

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

離婁上

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

離婁上

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



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厲，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中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己。

論語顏淵篇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

山陽云：一篇大學，注疏此章而已，正心誠意，亦身中事目也。

息軒云：孔子教子貢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亦此意也。

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蓋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

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表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趙邠卿云。小國以大國為師。學法度焉。而恥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

周官天官小宰。裸將之事。註云。將。送也。裸將。送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何義門傳讀書記云。詩中多連舉殷周。然此殷字。乃非商之變文。當解為衆也。

俞曲園云。按此當以夫字斷句。仁不可為衆也。夫。讀詩而歎之也。下乃釋其義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息軒云。將執熱物。必先濯其手。則熱不能傷手也。

此歌。屈原漁父辭。亦引之所取之義。不同。

離婁上

亡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公曰。既不

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蓋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小

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放。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

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

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

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

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德。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殷。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

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

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

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

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

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

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

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

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

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

一七



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

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也。系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

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太

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解見前篇

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孟子曰。自暴者。不可

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

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

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

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仁。人之安宅

非。讀如字。前章言則非先王之道之非亦同。

也。義。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

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通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通。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孟子曰。居下位而

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

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

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

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

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

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

何義門云。上章警不求者。此覺悟求者。室鳩巢直駿臺雜話云。羅大經。鶴林玉露。悟通といふ。尼の作とて。盡日尋春不見。春芒。蹊。踏。遍。隨頭雲。歸來笑。燃。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是道の運に在て遠に求むる譬なり。いとあもしろし。此章所言。略與中庸同。可見孟子之學出於子思也。履軒云。獲於上。為上所得也。一齋云。獲字與不得於君則熱中

離婁上



之得字同。  
息軒云：誠者得之性，故云。天之道也。思誠者，學以成之。故云。人之道也。

來字，句末語助。莊子人間世篇嘗以語我來，又曰：子其有以語我來，皆同。  
仁齋云：天下之大老，對一鄉一國之老而言。

履軒云：七年舉大數而言，猶言遲速不出七年也。  
論語先進篇：一齋云：求也三句，蓋亦孔子語。  
又云：鳴鼓而攻之，蓋借軍旅詞言。

履軒云：罪大而刑小，不足相容。蓋喻器盛物也。  
孟子最惡戰，曰：民賊曰殃，民曰糜爛，其民曰大罪，曰戰勝且不可，曰焉用戰，而此章極口言其慘，但悲痛。

離婁上

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

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

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文王發政，必先蠲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

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於焉

度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

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

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

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

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

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

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

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

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闢同。○善戰，如

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愷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



之狀。孟子誠仁人也。  
一齋云：任土地只是任土地之宜，為聚斂計耳。蔡虛齋曰：冉求所坐便是辟草萊，任土地一科矣。閻潛邱云：任土地辟草萊是井田之將盡也。連諸侯是封建之將盡也。侮如取亂侮亡之侮。仁齋云：順猶以順為正之順，言恐人以己為侮奪，故務飾其聲音笑貌而順從人之意也。

履軒云：禮所以行於常權，所以行於變守。定法而合于道為禮，事有變而禮不可守。

寧遠禮而合于道是權也。權與禮對，不與道對。仁齋亦有此說。

離婁下篇責善朋友之道，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老。良善也。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度反，廋音搜。廋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髡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鍾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今天下溺矣。

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

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救之，非若嫂溺

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狗人徒為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孟子曰：勢不行也。

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

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

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

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

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



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曾舉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元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

郝京山云。適。通。通。責也。

闕本毛本間上有與字非。

履軒云。君心未正。而徒欲細小人。改稅政。難矣。蓋一小退而一小進。一稅廢而一稅興。

一齋云。求全只是修己。求完全。非求免於毀。仁齋亦有此說。黃葵峯云。天下事不容以易言也。人往往輕易於言者。以無身任之責耳。若身任其

離婁上

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讀。謂問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議。行政之失。不足非問。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之所以



責則知其爲之難必不輕易其言也。一齋云人之患不獨好爲講學之師凡欲上人指導之心皆是趙邠卿云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

松陰云舜ノ告ケズシテ娶リ湯武ノ桀紂ヲ放伐センガ如キ聖人ノ事ニモセヨ後人ノ法トナスベカラズ後ナキハ大不孝トハ雖父母ノ意ニ違フモ亦孝トイフベカラズ輔潛庵廣云趙氏曰云云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尙存故引之今則不復存矣。

鹽谷宕陰世云莊子胠篋篇起首與此同

離婁上

一四六

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責於己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驥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上長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驥。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開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舖。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

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 君子以爲猶告也。爲無之爲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

一四七



一法開千古突起法  
門。  
履軒云得字屬親不  
屬子與獲乎上之獲  
同謂不為親所得也  
是親不喜我也非得  
其悅之謂  
何義門云順者彼此  
無違逆之謂非順從  
之順

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也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願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使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一齋云東夷西夷只是夷狄與行乎中國句對照  
陸象山云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正自孟子此語來  
張彥陵云其揆一也猶言其軌一也  
息軒云聽政猶為政也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岐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各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范氏曰○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



履軒云。惠固美德。但不知政體。則其惠不廣。被耳。惠字非貶辭。論語憲問篇。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履軒云。辟。避通。使之避也。

有公平正大之體。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〇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與梁。可通。車與者。周十民力。又時將寒。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開。同。焉。於。虔。反。〇辟。辟。除。也。如。周。禮。開。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〇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〇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〇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洛。〇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〇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〇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為。而。言。〇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〇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〇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〇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〇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

張芭山云。凡子弟樂賢父兄者。以其能養耳。若棄不養。去父兄不肖者。幾何。賢不肖相去二句。正與上文賢父兄句相應。

論語子路篇。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硯硯然小人哉。

履軒云。赤子之心。純質易良。成長之後。多失之者。夫大人德盛才茂。足以酬酢於天。



下而仍有純質易良  
氣象者斯為貴已此  
與爛熟世態機變錄  
出者相影則見焉  
養生一章有為而發  
母以辭害意清聖祖  
日講解義云蓋見當  
時墨翟薄葬之非故  
以此警之也  
山陽云會心實歷語  
履軒云自得謂得之  
於己也注自然二字  
恐當削原源也取於  
左亦與源會取於右  
亦與源會前後遠近  
唯其所適莫不會焉  
以形容自得者融通  
從容之光景  
論語雍也篇子曰君

子博學於文約之以  
禮亦可以弗畔矣乎  
王霸之別

履軒云曰亟稱其不  
一語可知矣不必挾  
論語川上歎說  
混混狀其聲水流也  
周禮考工記匠人九  
夫為井井間廣四尺  
深四尺謂之溝方百  
里為同同間廣二尋  
深二仞謂之澮專達  
於川

離婁下

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  
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一五三

○孟子曰養生

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  
力矣故尤以為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

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

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

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

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

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

飲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

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

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欲其

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

非欲其徒博而亦

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

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

心之公私少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

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

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

孟子曰原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

之取爾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

一五三

澮



張芭山云君子恥無本非恐不繼非徒恥便有反躬務本意注語有病

仁齋云或曰此節與上文意不相屬當作一章

一齋云而如字望是渴望之望履軒云泄如字脫漏也謂不以其近而忽之

袁了凡黃云王者不巡狩列國無復陳詩故曰詩亡非黍離降而為國風而雅亡也若謂平王時降雅為風則正月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反列於雅

離婁下

外反潤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潤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驕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

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

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

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

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

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

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

切如此不自滿足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

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

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

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

楚之檇杙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檇音逃杙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

一五



何也。

述。即車轍馬迹之迹。焦弱侯註筆乘云。構斷木也。杙。樹無枝也。從木不從犬。則非獸明矣。蓋取義於惡木。

京山云。在君子則動庸名寵。延及後嗣。在小人。畜產貲財。分給子孫。皆澤也。予未二句。如憾如幸。意悠神遠。

一齋云。淑善之也。猶言慕悅。謂孔子之道。聞諸人以竊慕悅之也。由此章觀之。孟子不接子思明矣。孔叢子

時行事而名之也。構。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犯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其所記冊書之名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

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聖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

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窮則遺澤。衰微。故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

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

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孟子曰。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

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

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逢

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

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蓬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

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

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

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

離婁下

有孟子子思問答語。固不足信。資治通鑑采而載之者。何也。何義門云。首段不重。恐人過與而輕死也。仁齋云。可以。可以無者。謂事之兩端。必有一是也。按取傷廉。人皆知之。與傷惠。死傷勇。人或不知之。而其所以害義。一也。以其所知。及其所不知。喻人之道也。郝京山云。古善射之官。通名羿。非秋夏后相之羿。夏羿有窮氏國君。為其臣寒促所殺。非逢蒙。宜猶殆也。庾公之斯之事。見左



傳襄公十四年與此

記小異

仁齋云觀鄭人使使  
衛使追其事非係國  
之存亡者去金發矢  
而反可也未嘗罪以  
廢公義矣

山陽云此與子產放  
魚同意皆引古解古  
也妙在唯叙事叙言  
不置已議論

息軒云則法也利如  
利導之利謂無所滯

凝言天下之言性者  
皆以故事為法則此  
亦於理無所害但其  
言之當如水之就卑  
其勢無不順利乃以  
故事為法則之本如  
以堯為君而有象以  
瞽瞍為父而有舜之  
類是絕無而僅有之  
事以此為法則以論  
人性則滯疑於一偏  
非所謂利也  
故謂已往之迹

一齋云日至是短長  
之極冬夏皆是履軒  
云日至舉一歲之大  
綱也既得日至則其  
餘皆由是而推焉

離婁下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  
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  
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  
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備。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

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

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

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並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

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



公行子喪子也禮父  
為長子斬衰三年  
一齋云入門是右師  
入門進是言者進迎  
非進右師使就己  
履軒云歷位謂經過  
他人站立處也不踰  
階而相揖恐是帶說  
又云喪禮之大者諸  
大夫又在位是雖非  
君所亦猶朝廷之禮  
矣故舉朝廷之禮為  
答也是比擬之言耳  
註以君命弔無據恐  
難從  
履軒云此與盡心篇  
存心養性章存心義  
正同存操而不舍也  
注別解覺不釋  
松陰云此章切實痛

快宜シク一通ヲ錄  
シ座右ニ貼シテ朝  
夕觀看スヘシ存心  
ノ二字一章ノ骨子  
仁禮ハ其目ナリ人  
恒愛敬之ハ是レ常  
ヲ云二ノ自ラ反ス  
ルハ是レ變ヲ云愈  
反シテ愈切ナリ忠  
矣ト云ニ至リテハ  
自ラ居ル甚高シ常  
人或ハ前二反ヲ能  
スト雖忠矣ニ至テ  
ハ多クハ忿恨ニ堪  
ルヲ能ハズ是レ其  
自ラ居ルヲ妄人ト  
均シキノミ説テ終  
身ノ憂一朝ノ患ニ  
至リ字字直ニ肺腑  
ヲ刺スヲ覺ユ途ニ

離婁下

程子之言可謂深  
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  
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  
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  
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 孟子聞之曰禮朝  
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  
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  
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  
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  
子不敢失此禮故  
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  
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  
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

之恆胡登反○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  
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  
也物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  
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  
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  
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  
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  
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



如舜而已矣。二落着  
ス其工夫ハ則亦仁  
禮ノ二字ノミ、是レ  
一章照應ノ所ナリ  
是等ノ章、孟子中ニ  
在テモ亦多ク得ヘ  
カラズ、  
中江藤樹、與、人書  
云、孟子の自反ハ、一  
貼の清涼散なりと、  
先儒發明にて御座  
候、人怒火にて胸中  
焦慮するを直すに  
ハ、右の自反が清涼  
散なりとなり、  
顔子不改其樂、論語  
雍也篇、  
今上御製てるにつ  
け曇るにつけて思  
ふ哉、我民草の上ハ

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  
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前篇。事見。 顏子當亂  
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  
民。退則修己。其心  
一而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  
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禹  
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  
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  
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  
稷之任。亦能憂禹  
再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  
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往救  
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  
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

如何にと、

閻潛邱云、人名下係  
以子字者、當時有此  
稱、田盼爲盼子、田嬰  
爲嬰子、田文爲文子、  
秦魏冉稱冉子、匡章  
稱章子、亦是、  
從讀爲縱、

履軒云、曰子父、曰父  
子、無他義、前章章子  
說、故曰子父、下泛言  
故曰父子、  
履軒云、夫妻子母、是  
謂妻子也、舉妻故以  
夫配之、夫即己矣、舉  
子、故以母配之、母即

離婁下

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  
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  
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  
國、盡一國之  
人也。禮貌、  
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  
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  
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  
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  
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  
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  
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  
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  
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  
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



己之妻矣

履軒云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下是字衍

蓋因下文誤  
戰國策齊策載章子之母為其父所殺事章子豈當父母反目之日號泣以諫父而不聽乎亦可憐之人

寇退曾子反寇字下加既字讀

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非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

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

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

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實師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有齊

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

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

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矚古覓反○儲子齊人也矚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

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

矚淳熙本作矚下章同

松陰云此章富貴利達ヲ求ムル人ヲ矚カシムルヲ痛快ト謂フベシ矚クハ大有力ノ人アリテ此章ヲ三復シカハル人ヲ矚言シ以テ廉恥ノ風ヲ一振シタ

離婁下



敬所云、施々、與、施々、同、驕、夸、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以下、孟子斷之之辭、言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皆以枉曲之道、趙氏所謂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者、而妻妾無識、不以爲羞、却有得色、但自君子觀之、則其所以可羞且泣者、異於播間乞餘者無幾耳、故上句曰、由君子觀之、明非君子不知其可羞也、注爲其妻妾羞而泣之、失孟子立言之旨、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墀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訓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施又音異播音播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顧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墀。階也。願望也。訓。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四 終

孟子卷之五

宋 朱 熹 集 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

敬所云、據下文、旻天、下疑脫于父母三字、履軒云、怨與小弁之怨同、集註沿古註、判怨慕爲怨己慕親、義未安、且萬章再問從、怨親而生焉、章章、父母愛之四句、見禮記祭義、但勞作懼、說文引此文、恕作忒、云、音介、忽也、金仁山云、恕、無情之貌、我竭力耕田以下四句、卽是恕也、伊藤東涯云、若是三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不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闕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去



字蒙下數句是恕之情狀。是恕之詞氣。其意謂我不盡爲子之職。而父母不愛我。則曲在我。今我力田勤勞。以養父母。則爲子之職分亦畢。而父母不我愛。則曲在父母。於我身上。無些不足。無些干涉。苟爲子。而其心如此。適是恕。適是無怨慕之心者。孝子之心。則不如是。履軒云。胥率也。胥天下。猶言舉天下也。

松陰云。孝子ノ心ヲ説クコト。至レリ盡

セリ。蓋一心ノ慕フ所。父母ノ外又アルコトナシ。故ニ世間千萬ノ事皆輕シ。是孝タル所以ナリ。履軒云。不得於君。謂不爲君所喜也。得字屬君。與前篇不獲於上。不悅於親。語氣正同。何義門云。熱中。猶言憂心如焚也。一齋云。信是信疑之信。信斯言。謂不疑斯語。又云。懟與慙同。惡也。猶言不是。露不慈絕。後嗣都是爲父母不是耳。

聲夫音扶。恕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帝使其子九男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時之言也。懟。慙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懟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



出字上添將字看

山陽云此亦焉知不齊東野人之語乎孟子不必論其真偽唯說道理云云而已程伊川張南軒亦有此說

履軒云舜既受倉廩百官之養蓋既君子一都故稱都君耳

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

多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

而撝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

戈朕琴朕氐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

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

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

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

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氐瑀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

顧亭林日知錄引此一節及前篇末章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一節云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問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論語雍也篇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曲圖云禮記鄭注方猶道也然則可欺以其方即是可欺以其道下云難罔以非其

萬章上

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上



道非其道則是非其方與道一也變文以成辭耳

柳子厚有道州毀鼻亭神祠記王陽明有象祠記可參看

一齊云方物之獻謂之貢述職之典謂之政以猶與言不及貢與政而亟見有庫也按以與古通用詩江有汜不我以鄭箋以猶與也韓非子存韓篇以金石相弊文選李善注作與金石相弊可證

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庫音鼻○流徒也共工官名驩兜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縣禹父名方命挾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

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慮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可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



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岷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

履軒云。賢。勝也。謂苦勞勝人也。不以文害辭三句。讀書要訣。

徐渭川云。意非。意思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己的思。前面去等候。是也。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概。或移事於今日。而想像其情懷。或於言之內。探討其所已述。或於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真精神。默相迎處。履軒云。詩傳。子無右臂。貌言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

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



曲圖云、允字絕句、也字當作邪說、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猶曰舜敬事嚴父、若是尚為父不得而子邪、正所以解成丘蒙之疑、東晉古文尚書、竊其語入大禹謨、而以允若連文、蓋由不達古語、故誤讀孟子耳、按曲圖讀也為邪、可從、但若字不必屬下讀、

履軒云、陽城箕山、何必深谷、  
陳蘭甫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禹薦益於天七年、孟子不但

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變慶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非所謂父不得而子者。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

述其事且能言其年數可知所據古書記事甚詳也

一齋云、久遠猶闊遠、言久近多少之相去闊遠也、

何義門云、伊尹周公非客也、萬章意原統自禹以後言之、故並推論商周之事、若仲

萬章上

君之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



尼則生於王澤既竭乃有聖人之德而不  
在天子之位其遇獨  
與舜禹異此又其事  
理之變故并推明其  
有德無薦之由使天  
意人事詳盡無遺耳  
艾懲也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趙說據史記近是或  
據伊訓惟元祀十有  
二月伊尹祠先王奉  
嗣王祇見厥祖太甲  
惟三祀十有二月伊  
尹以冕服奉嗣王歸  
于亳之文爲說云外  
丙方二歲仲壬方四  
歲蚤死故太甲以太  
丁之子即位也伊訓  
太甲僞書不足據矣

其意皆在從天意人  
心故曰其義一也

山陽云所述鄙陋之  
甚故曰否又曰不然  
曲圖云一介即一个  
也

伊藤東涯云祿之以  
天下天子之富也繫  
馬千駟諸侯之富也  
國語韋昭注繫馬良  
馬在閑非放牧者也  
顧亭林云以伊尹之  
元聖堯舜其君其民  
之盛德大功而其本  
在乎千駟一介之不  
視不取  
幡翻通

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

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  
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  
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

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艾○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  
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

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  
斬絕自新之意  
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

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

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

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  
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  
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

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

我豈若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露五高反又  
戶駟反○露

露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吠畝之  
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



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需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

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謂。然覺謂悟其理之

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

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同。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

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

今上御製賤の男が  
ひとり曳きゆく小  
車の重荷の上に積  
る雪かな。

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

去或不去。歸濁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

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來耳。猶子貢言夫子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

宮。朕載自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

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雝由。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

曲圖云。攻。作也。造。攻猶造作。言天所以降誅罰者。由樂自於牧宮。造作其罪耳。又云。癰疽。說苑作癰。雖。史記作癰渠。韓非子作癰鉏。癰。癰人之官。疽。其名也。



一齋云之猶與  
司城貞子之下添貞  
子時三字看  
息軒云司城宋官貞  
子之先蓋宋人嘗為  
是官遂以氏焉桓魁  
將害孔子孟子恐後  
人疑孔子仍留宋特  
標之曰貞子陳侯周  
之臣非宋卿也或謂  
孔子為陳侯周之臣  
此章專論孔子所主  
未及所臣事且陳侯  
周亡國之君未聞有  
賢行何為舉為之臣  
以為擇人之證哉  
朱竹垞云自鬻於秦  
養牲者旬五羊之皮

句蓋服五羊之皮食  
牛也紐五羊為裘毛  
之最豐而賤者所服  
也

年已七十見思慮既  
熟

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警如字又音擊。顏魯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齊人饋女樂以問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

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于秦。穆公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秦。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



山陽云。智不智。賢不賢。錯綜而不覺。重複天然文章。

山陽云。三段叙事。各着數箇議論。評品之。末乃總斷之。而歸重於孔子。

趙那卿訓。頑為貪。岡田煌亭云。頑。貪味不覺之謂也。韓詩外傳三。漢書王吉傳。論衡率性。非韓。後漢書王龔傳。丁鴻傳。皆引之。頑夫作貪夫。晉書

羊祜傳亦云。貪夫反廉。儒夫立志。雖夷齊之行。無以相尚也。焦里堂云。王念孫曰。頑。鈍也。如淳注。漢書陳平傳云。頑頓。謂無廉隅也。頓與鈍同。按王說是也。頑之義為鈍。廉之義為稜。稜則有隅角。鈍則無鋒鐔。二者正相對。今按惟無隅角。故貪。二說相待成義。

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為汗。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汗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儒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辯。儒。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阮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



履軒云遲遲正是途上之景詩云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此之謂也非謂去國之遲

山陽云連下十七箇也字如短兵陷陣

履軒云聲如字只謂發其聲耳振整也言鐘鼓雜奏而擊磬以統攝之也又云終是成就之義故樂一成謂之一終

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漸先歷反接猶承

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勝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肉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

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

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

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

三子之力足以至故不失為聖三子之巧不足故為清為任為和而不能時中

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宜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時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磬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

之流行於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

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孟子曰其詳不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鄭子產言云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注一圻方千里一同方百里與本書合禮記王制鄭注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鄭康成蓋讀庸爲墉履軒云不特以姓名通隨以實賦附上故曰附庸也民功曰庸參存

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亦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千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

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

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

一齋云糞字活看猶言培養所得也



履軒云不挾兄弟是以兄弟相友者而言重在兄字也弟字帶說非挾兄弟之富貴之謂

一齋云無獻子之家猶言忘富貴無言不挾也

息軒云張載云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是也又云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所賤矣未是蓋言獻子自為有其家則不肯與五人者友五人者若為有獻子之家則不敢與

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綴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

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

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特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

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

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茂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

之友言此以美五人者能忘人之勢耳。按不與之友之字斥獻子。

費即滑姬姓諸侯。以其都于費。故又謂之費滑。春秋之世。為秦所滅。子孫或屬周。或屬鄭。至戰國猶存。惠公即其君。敢字有勉強之意。

鹽谷宕陰云。大頭腦在天子而友匹夫。故轉措處不可著。雖天子亦有之一句。著之便呆。履軒云。舜尚見帝數語。蓋古書之文。而孟子援作證也。

萬章下

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

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

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

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

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

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

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

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



又云館謂詣舍而見也。饗舜是堯自具酒食而請舜也。帝館時堯爲賓舜爲主。饗舜時舜爲賓堯爲主。故曰亦曰迭。

卻之二字不可解疑。前後有闕文。

錦城云萬章惡孟子受諸侯之幣。有此問。孟子曰贈幣者受幣者皆恭也。

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

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饋。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

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

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

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

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禮聞

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

康誥曰。殺越人于貨。罔不畏死。凡民罔不諫。是不待教

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

其受之。

與平聲。讀書作慈。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

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顯也。今書閱作數。無凡民二字。謂怨也。言殺人而顯越之。因取其貨。閱然不知畏

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

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

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

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

萬章下

履軒云。禦。止人而奪其貨也。不授者則殺之。不必皆殺之。閱。今書作數。冒昧也。諷。慈同。惡也。

趙邠卿云。若此之惡。不待君之致命。遭人則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然成法。如何之受。其餽也。

太田錦城云。此所引康誥上文云。師茲殷罰有倫。又云。罰蔽殷罪。蓋三代殊刑法。然殺人者殺。是三代所同。故曰此法殷受夏。